

雨中沙湖别样情



雨中漫步沙湖公园,感受别样的宁静与浪漫。每一滴雨都像在诉说着故事,每一步脚印都记录着时光。

如果你恰巧从镶嵌着“沙湖公园”四个字的正大门望去,那琴堤、雁桥就好像从湖水里冉冉升起似的,正门两边飞翘的阁檐恰若一个精巧的画框把它们嵌进去了,在迷蒙的烟雨里看到真以为是海市蜃楼,忍不住会跑近了去细瞧,桥洞连环玲珑,水波透彻晶莹,桥身桥影仿佛一根连接的琴弦正弹拨着水波清音。

我喜欢在雨中漫步,以前好多年来为了上班常常会讨厌下雨天,不知不觉的把雨天那种美好给丢失了。雨中的沙湖,湖面被雨滴轻轻拍打,发出细微的声响,如同大自然的低语。湖中的游船缓缓移动,船上的人们或静坐观赏,或低声交谈,享受着这份宁静。湖边的柳树在雨中显得更加翠绿,柳枝随风轻摇,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

烟雨中的沙湖,似乎变大、变阔了,也变得更有灵气了。原来清晰可见的高楼大厦、沙湖大桥,

经过细雨的滋润,如海市蜃楼般隐约可见。在雨雾中,更显得雄浑厚重。

雨渐渐密了起来。头发上、肩上,已经沾了一层细细的水珠。园内四季花卉生态长廊,牡丹与芍药点缀其中。牡丹在雨中却别有一番风味。雨点打在花瓣上,花朵便微微地颤,像是不胜凉意的娇羞;打在叶片上,水珠滚来滚去,终于汇成一大颗,压得叶片一歪,哗啦一声倾进水里。水面不再平静,万千雨点同时落下,激起密密麻麻的水花,像有无数银针在跳跃。红鲤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,只留下一池雨声淅淅沥沥。

抬眼尽是春日烟雨里的温柔景致。阴沉的天幕低垂,雷声炸响,绵绵春雨如烟似雾,漫染了整个园落。柳丝轻垂,随风柔柔舒展,像被细雨晕开的墨线,勾勒出春日独有的温婉;芭蕉叶轻摇,承着点点雨珠,添了几分灵动的诗意。

雨越下越大了,雨点砸在身上,已经有了分量。我这才撑开伞,雨点密密地敲在伞面上,噼噼啪啪的,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。

撑一把自己喜欢的雨伞,听雨滴打在伞上的声音,看雨滴洒落在水面激起一圈圈的涟漪,看雨后那些晶莹的雨滴就在树叶上花朵上,然后再调皮地去踩那些地面上的小水坑,太喜欢这样放松的感觉了!

雨中的沙湖,仿佛被一层轻纱覆盖,朦朦胧胧,似女子披上了一件浅色的面纱,美在其中、美在内秀。湖面上的水汽与细雨交织,形成一种神秘的雾霭氛围,让人不禁沉醉其中。偶尔有情侣打着雨伞漫步走过,或是遥望远方垂钓者雨中伫立,这些画面构成了沙湖雨景中温馨而又宁静的一幕。

雨中的沙湖,不仅是一幅画,更是一首诗,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

沙湖的雨丝如诉如泣,它们轻轻地落在湖面上,激起一圈圈涟漪,如同诗行中的韵律,让人心醉。

这雨,如同一位诗人,用它的笔触,勾勒出沙湖的柔美与恬静,“急雨打篷声,梦初惊。却是池荷跳雨,散了真珠还聚。聚作水银

窝,泻清波。”

四围很静,只有雨打花叶的声响,细细碎碎的,和伞上的雨声交织在一起。忽然觉得,古人听雨,大约也是在这样的时刻。天地间只剩下雨声和自己,心也跟着静了下来。

想起南宋词人蒋捷的: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”他写的是人生不同阶段听雨的况味,从少年的旖旎,到壮年的漂泊,再到晚年的枯寂。而我此刻听雨,既无红烛罗帐的欢愉,也无客舟断雁的愁苦,只是简简单单地撑着伞站着,看雨落在花上,落在叶上,落在水上。这份心境,大约更接近唐代诗人韦应物的那句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,雨是急的,心却是静的。

雨中的沙湖,有着别样的风情,那是一种朦胧的美,一种静谧的美,一种让人心醉的美。

沙湖的雨,丝丝沁心、沥沥难忘;

沙湖的雨,潺潺不断、点点入神。

作者:张颂华(68岁) 洪山区梨园街道华电社区

四月环城记

4月16日的天是润的,隔夜落了点小雨,风里裹着泡桐花的甜香。我和妻子早早就收拾了布包,装两袋鲜橘子,一杯清明前的恩施玉露,去赶10时22分的环城绿皮车。

车厢还是老样子,绿漆掉了两块,露出底下浅灰的铁皮。窗沿积着点细灰,妻子掏手帕擦了擦,刚坐定,车就慢悠悠晃了起来,鸣笛声软乎乎的,远不如高铁刺耳。这趟车,武汉人坐了几十年了。

最先过的是城东边的老棉纺厂,围墙根的二月兰开得泼泼洒洒,紫莹莹的一片漫到墙头上。我指着围墙缺口露出来的旧水塔笑,说小时候还爬上去偷摘桑葚,吃得满手紫,回家被外婆追着打。

风从车窗灌进来,混着泥土

和青草的气息。我忽然想,这环城一圈,对武汉人来说哪里只是一趟车?这些年,人人都在赶路,赶上班,赶进度。偏这趟绿皮车不急,还是30码的速度,还是那条老线路,慢悠悠晃着,像一把磨得发亮的老钥匙,轻轻一转,锁在心头旧时光就全淌了出来。

你看那护城河边的垂柳,年年抽新条,年年扫水面,和30年前没两样。岸上戴草帽的老汉钓了一上午鱼,鱼篓子空着也不恼,叼着烟袋望天,那份悠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武汉人需要这一圈,不是要看什么稀罕景致,是要这趟慢。

我剥了个橘子递给妻子,她咬一口笑说,还是去年春天在巷口买的那个味道,甜得刚好,不齁人。

我靠在椅背上发怔,这暖融融的烟火气,本身就是武汉人骨头里最结实的东西。这趟慢车像一根软乎乎的棉线,串起了整座城市的呼吸与心跳。那些窗台上摆的葱蒜,路边炸得吱吱响的面窝,飘半条街的热干面芝麻香,这些被我们过到熟稔的日常,才是这座城市最金贵的底色。

最后绕到城西的油菜地,漫无边际的黄撞得人眼睛一亮,风一吹就翻着浪,连蜜蜂嗡嗡的声响都好像能透进车厢。我忽然懂了,这环城的一圈,是武汉人给自己留的慢车道,是这座飞奔的城市特意留的一口喘息。不管外面的世界跑得多快,这趟车还在,这些老风景还在,这些不紧不慢的日子还在,它们就像个

沉实的锚,把整座城稳稳钉在烟火里,让每个在外奔忙的人都踏实——知道无论走多远,总有条老铁路,能慢慢带你回家。

12点多,车晃回武昌站,我们拎着剩下的半袋橘子下车,风还是早上那股泡桐花的甜香。妻子说这趟车坐得比去任何景点都舒服,我深以为然。这环城一圈的活色生香,哪里是修得整整齐齐的景区比得上的?都是热的,鲜的,浸着日子的温度。

慢慢看,慢慢晃,就挺好。

人间四月天的滋味,原来全在这晃悠悠的车程里,在递到手里的橘子甜香里,在一年年开了又谢的油菜花里。如此,便好。

作者:朱利竹(62岁) 武昌区首义路街道千家街社区